



我的父親

釋自律

阿嬤對天發願：「若讓我平安地將這個兒子養大成人，建立家庭。結婚那一天，我會邀請乞丐一起上桌喝喜酒，共同分享喜事。」所以，在父親結婚那天，阿媽終於高興的完成了此大心願。

父親生於民國十九年，是家中的獨子，上有二個姐姐，下一個妹妹。阿公在父親十二歲時就生病往生，阿嬤一手將四個小孩帶大成人。因為家裡窮困又沒有男主人，在父親小小的心靈裡，就體會到人情的冷漠。那時，父親就告訴自己：以後我要努力賺錢，來養這個家，才不會讓人看輕。

父親小學畢業時已是14歲，到一家中藥店當學徒。16歲那年，朋友邀約父親一起去報考鐵路局員工，順利錄取。阿嬤、姑姑們都高興極了。從此，父親在鐵路局高雄港區一待就五十年。

父親與上面的兩位姑姑差好幾歲，與下面的小姑姑差十歲，這中間阿嬤生了幾個小孩都早產或早夭。好不容易生了一個兒子，養育過程可是戰戰兢兢。所以，阿嬤就對天發願：「若讓我平安的將這個兒子養大成人，建立家庭。結婚那一天，我會邀請乞丐一起上桌喝喜酒，共同分享喜事。」所以，在父親結婚那天，阿嬤終於高興的完成了此大心願。

父親結婚前，阿嬤就放風聲，誠意邀約乞丐一起來喝喜酒。喜宴當天一群乞丐來了，剛好坐滿一桌。乞丐們感動地說：「這一生，第一次被這樣的款待、禮遇，吃這麼豐盛的喜宴。謝謝！謝謝！」真是皆大歡喜，當時在鄉下也傳為美談。

父親在台鐵任職期間，總是盡職盡責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但是礙於只有小學的學歷，雖然考績是優等，仍無法順利升遷，只能一步

一步慢慢地爬。後進的同事學歷較高，經過一段時間，考試就升遷調職了。所以，父親常有一句話：「有狀元學生，沒有狀元老師。」父親帶過的學生，當列車長、站長的都有。父親的職位慢慢地升到有資格考「列車長」時，又礙於年齡已超過三個月了（條件是四十五歲以內），無法報考，真是可惜。

父親雖然一生際遇不佳，但從沒怨言，一樣努力的工作。無論刮風下雨，甚至大颱風天，都按時上班。因為公共交通運輸不能停，三班輪值，每天都要高雄港與中洲來回奔波，光是搭火車，單程時間就要一個小時，一年365天，就是這樣通勤上班。一直到民國六十年，在高雄買了房子，舉家搬遷至高雄定居後，父親上班的路程才省下很多時間。

父親工作認真，從不請假，只想到要多賺一點錢，再累都沒關係。所以，如果同事要請假，或要調班等，父親都一口答應，同事也安心樂於將工作交給他。所以，有時是連續工作二、三個班，才回家休息。

轉眼父親在鐵路局服務整整滿五十年，從一位16歲的青少年，轉為65歲的老阿公了。曾經受鐵路局表揚為「模範勞工」，這是父親奉獻一生的寫照。五十年歲月裡，經歷了還清阿公的債務、贖回祖產的土地、結婚生子、購買房地等，也送走了阿嬤。人生到此，父親對家庭的責任、義務可以說告一段落。往後的歲月裡，希望父親能自在、輕鬆的過日子。

父親是個閒不下來的人，家鄉的豬舍、雞舍，都是他親手建造的。他利用下班時間，找母親當助手，從疊磚塊、蓋屋頂、水電、粉刷、油漆，還有挖井取水、蓋水塔、大灶、廁所，到田裡工作，沒有一樣能難倒父親。在我們這些小孩子的心裡，父親真是了不起。只要有父親在，一切都OK。除了這些，母親長期替附近工廠做家庭手工，父親下班回來，也會幫忙。家庭副業錢少、工作複雜，但微薄收入仍

可補貼家用。而且一家大小都在客廳分工又合作，有說有笑，是培養全家感情的好時光。

父親平日很節儉，在鐵路局工作時，連便當都捨不得買。自己在鐵道旁種點青菜，自己煮飯吃，只因為要省錢。他常說：「一元一角都是辛辛苦苦賺來的，當然不能輕易花錢。」

父親平時也常藉機會教導子女下面三點理財的觀念：

1.量入為出 父親提到古人說：「會賺錢不厲害，會存錢的人才厲害。」平常就要養成儲蓄的習慣，需要時才不用著急。

2.不輕易將錢借出 父親要我們看清楚人常是「借錢一種面，還錢一種面」。要衡量自己的能力，如果決定要出借，就要有最壞的打算——這筆錢可能要回不來了。

3.不跟他人作擔保 父親說名字一簽，印章一蓋，就如將頭切給人家，任人擺佈。也因為父母親有這些正確的理財觀念，兩個人才能白手起家，慢慢建立一個小康的家庭。

父親對我們的教導及互動是嚴肅又嚴厲的。鄉下沒有幼稚園，我們入學前就被父母親教導要學會1~100，會書寫及能順背、倒背；會看時鐘；會讀注音符號ㄅ、ㄆ、ㄇ、ㄏ；個位數、十位數的加減法，九九乘法等。未依照進度學會，是要被修理的。



◎2010年，父親在生日當天，歡喜地供僧。

父親對我們的功課、規矩都很注重。規定我們放學回家，一定要寫完功課才能出去玩。父親若在家時，有時會放下手邊的工作，檢查或教導我們功課。考試不該答錯、成績退步的，輕者罰跪，重者用打的。小孩子貪玩，不聽話，母親只要喊一聲：「等一下，你爸爸就回來了。」很好用，大家就乖乖的聽話了。由此可見父親的威嚴了吧。

我在家裡排行老大，也是內孫、外孫的第一個，可以說集三千寵愛於一身；相對的，父母對我的期望也高。有一次，我跟鄰居小孩玩，不知怎樣，那小孩哭回去告狀，說被我欺負；小孩的媽媽氣沖沖的跑來向父親討公道。結果，我莫名其妙地被父親狠狠打了一頓。因為父親的個性是不容許別人來說：你家小孩如何的。

這件事，當時我內心覺得很不平衡且委屈，為甚麼大人處理事情，都不先從了解的立場問：發生了甚麼事情？為甚麼那個小孩子哭了？真的不對時，再修理教導自己的小孩，都還來得及。為甚麼連機會都沒給，就只聽單一方面的話。至今說到此事，我內心仍有不平。

父親在教導或打小孩時，任何人都不能過去勸或阻擋。有一次，阿嬤看不過去了，用身體去護衛我們，結果被波及挨打了好幾下。

這就是我的父親，教導子女與子女的互動，是如此的嚴肅且嚴厲，有點「恨鐵不成鋼，不打不成器」的做法，不苟言笑，沒有商量



◎父親近年常在香光山培福，廣結善緣。

說情的餘地。但是，也由此了解父親對子女的深切期望。

父親平時的工作是三班制，晚上的休假無法固定，所以無法讀佛學研讀班。父親就跟佛菩薩及一些信眾相約，退休後再來讀。至於母親早就從研讀班畢業了。果真，父親一退休馬上就報名研讀班。畢業時，拿到三年全勤獎、當幹部的菩薩獎。父親更不斷參加精舍活動，如：八關齋戒、佛三、每週一次行門共修。父母二人都受五戒，發願吃長素，去年還至香光山寺受菩薩戒，可以說非常精進修學。

父親退休後偶爾回鄉下種菜、種水果，收成時，將成果分送給親友、精舍。大家都很高興，吃得很安心。

父親長年在精舍培福。民國九十二年，僧團在大溪成立「香光山寺」，因為在山上，又是收購別人的舊屋，山寺一開始沒門沒窗、沒圍牆，只有幾位法師住寺整理。所以，父母親及精舍幾位居士常上山幫忙。一方面大家互相作伴，一方面種菜、整理庭院等。有活動時又可支援指揮交通、安全、環保等工作。父母親都做得很歡喜，跟信眾、培福居士結了很多善緣。

父親與母親也是「饅頭班的一員」，只要僧團或其他寺院有需要，他們一行二十人，都是出錢出力，材料、工具全到位，做出香Q美味的饅頭與大眾分享。

兩位老人家也常去「助念」。我內心非常的高興與感動，一方面可以與喪家結緣，用佛號送亡者最後一程；一方面，對自己也是學習的機會。

父親退休後的生活，因為沒有經濟壓力，又有宗教信仰，人生可以說是找到了目標和意義。又可以在善法、正法上不斷的精進，累積福德資糧。

父親這一生，在工作上、在家庭上的付出奉獻，盡心盡力。我很珍惜今生同為一家人的善因緣。祈願我們全家都能在佛法上精進修學，在佛法上彼此鼓勵、提攜，共同成就佛道。